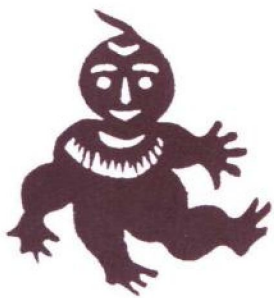


贾平凹 散文 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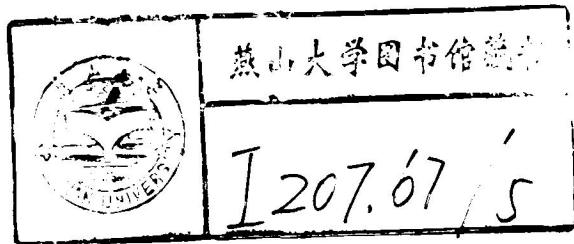
曾令存·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贾平凹散文研究

曾令存·著



05
10

-96



0658095

-97 10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贾平凹散文研究/曾令存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4

ISBN 7-5004-3804-4

I. 贾… II. 曾… III. 贾平凹-散文-文学研究
IV. I207.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15666 号

责任编辑 关 桐

责任校对 林福国

封面设计 毛国宣

版式设计 炳 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sspw.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3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0.25

插 页 3

字 数 256 千字

印 数 1—3750 册

定 价 2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曾令存，1964年出生，广东梅县人，嘉应学院中文系副教授。1982年至1989年就读于华南师范大学，先后获文学学士、硕士学位。2001年至2003年在北京大学做访问学者。主要从事20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参编有《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等，另发表有学术论文《1948~1949：〈大众文艺丛刊〉》、《“十七年文学研究”与“历史叙事”的重构》等40多篇。

说“文”还从之“道”来

——代序

程光炜

曾令存先生拿来书稿《贾平凹散文研究》嘱我作序，这令我多少有点惶惑不安。于散文，我基本是门外汉，没有做过任何研究。虽然偶尔写过一两篇评论，但只是做“遵命文学”，很难说有什么悟得。

不过，我是喜欢作家贾平凹先生的散文的，他 80 年代以来的小说我大都读过，散文也看过不少，自以为是他的读者。正如这本书的作者所说，他的散文，与佛性、与乡下人、与民俗、与民间艺术、与大汉文化，与他故乡商州的山川地貌、日月星斗，都有着大而广泛的联系。其中，恐怕思想是佛性的，而精神则是传统的文人的，这是他散文写作中一种“万变不离其宗”的东西。因此，在我看来，“新时期”以来的同代作家，贾平凹应该是在传统的底子方面最好的一位，与其说他是“新作家”，不如说他是“旧文人”，他的话语是新的，但他的精神却是“旧”的。所以，二十多年来多少作家的创作经历沉浮变换，生命不继，而贾平凹先生则是少数的“长青树”之一——即使在今天，也还没有任何“过气”的意思。也就是说，别人是把小说当小说写，散文当散文写的，而他是把小说、散文当“文章”写的。小说、散文的写作总要受到“潮流”、“风气”、“时运”的影响，

2 贾平凹散文研究

贾平凹也难免受其影响,受其束缚,不过,最后他总能从上述“怪圈”中跳出来,成为“幸存者”。这是因为,他懂得什么是文章之“道”,至少他知道文章是一种超乎于小说、散文之上的东西。曾令存先生在这方面有许多很好的论述,例如他说:

佛禅于贾平凹,既是一种人生的“境界”,同时又是一种他生命里与生俱来的,带有“宿命”的色彩。他拙于言辞,但这与他身上的灵性与悟性并不矛盾。他不是宗教徒,但这并不妨碍他在俗世里对佛事的虔诚。在那“可能的混混沌沌里”,“许许多多难以解脱的忧患愁闷中”,佛禅曾引渡着贾平凹穿过“云层”,走向一片“阳光灿烂”,也因此使其创作生产出一一种别样的气象与境界。

在另一处他这样评说道:

贾平凹爱石、玩石、藏石,不为利,不以此来“营营逐利”,聚敛钱财,不图名,不以此来“装饰门面”,附庸风雅,实乃心性所致,心境使然。一块普通平凡的“山石”,贾平凹从中透悟到的,是宇宙自然的万物万理,体证到的,是自我身心的圆融境界。一篇《丑石》,撇开社会学的意义不论,它不仅仅是作者悟通人生世事与艺术文学的巧妙注释,也是作者自我形象“石化”的一种生动阐释,自己俗世凡身的真切比照,以及他自己逾俗心态的无言寄寓。

曾令存先生在这里所强调的“境界”、“宿命”、“气象”、“万物万理”,用现在比较时髦的说法,属于写作的一些本质性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一个作者在创作过程中的学养、视野和整体素质。他之所以如此再三地论述、阐发,说明他与我有同感,即,贾平

凹在同龄作家中的确有其非凡之处，而这非凡之处，并不是显现在某一方面，而是无处不在、是一种整体的写作气象。

即使回到散文写作的现场，贾平凹的散文亦是经得起推敲的。他的语言独具神韵，文字简约、传神，就像是一幅写意画，往往三言两语，即把一种含蕴的思想、意趣传达给了读者。这种功夫，一看就是那种读了许多古书的人才会具有的素质。但是，如果细究下去，也不一定凡是读过古书的人就能写得这么好的；他还要有一种非常宁静的心境，有一种与那古书相得益彰的心态和神气，有一种现代人所缺乏、而写作则必须具有的高古的精神。关于这些，本书作者也有不少充分的研究，例如他在第七章中对贾平凹“文体革命”的探寻，第八章对其“语言的觉悟”的讨论，等等。

贾平凹曾说“沈从文对山水感觉气象和我对商州感觉很类似，我也能理解。只要功力达到，我也能写出这样的山水”。事实上在“商州”的文学世界里，贾平凹已经“写出了这样的山水”，——除写“商州”的小说外，以《商州初录》为代表的散文正是这样的作品。

——作者接着说：

贾平凹通过与废名的比较，发现沈从文虽是学废名的，但后者却发展了前者，“扩大了视野，气盛”，作品“放野，有一股勃勃豪气”，一股向外喷射的“气”。这股“气”表现在语言应用上，便是放弃了谴词造句的精雕细琢，求“朴”求“拙”求“野”，疏朗大气。《商州初录》“删繁就简”，“冗繁削尽留清瘦”，几可谓是贾平凹“摹仿”沈从文等大家“吸精，吸神，吸髓”的创造性杰作。

4 贾平凹散文研究

应该承认,曾令存先生的这些评价是比较中肯的,也比较准确地把握住了作家创作的基本追求和审美效果,其中,有些评价还很有独到之处,显示了研究者精深的研究功夫和眼光。

但是,读完全书我又有一点遗憾,像大部分研究贾平凹的著作一样,作者对研究对象的“批评”还不太够。在平面的研究之外,他似乎对作家创作的“质疑”显得比较的犹豫,缺了点锐气。有些评论家在论及贾平凹近年来的创作的时候,曾经不客气地指出了他文学世界深处的“暮气”,表示不喜欢他身上那些“颓废”的东西。然而在我看来,作家所做的其实并不“彻底”,让人在读完他的作品之后,仍有“意犹未尽”之感。比如,他还做不到周作人那么“彻底”,他的背景、时代和气氛都不足以使他显示出更大、更复杂的气象来——这似乎不应该由作家本人负责。另外,作为一个作家,贾平凹在思想上、创作上并不是真正“自由”的,在一些“关键”处,他似乎留下了过多的“余地”。这些,都应该给予更为深入的批评,至少应该向读者不客气地指出来。我想只有这样,“研究”才能促进研究者与读者之间真正的“交流”,达到一种精神上的默契和高峰的体验。不知作者本人是否也愿意这样看?

2003年1月24日

于北京志新村



塵不到甚雲間如我放鶴歸未見
深坐有松筠合併幽澗鳴泉風動雲
依約宮商迭和 一邱聊復尔桐帽棧
鞅隨分商量到清課遠政屑尔家淡
墨款山君知否箇中新火蚤點檢秋期
記蘭荃便鳥盡蠶煙付它寒鎖

洞仙歌題雲窗授律圖 繡蘭

乙丑重九後九日蕙風寫于思無邪堂之北窗下

目 录

说“文”还从之“道”来——代序 程光炜

导论 “创伤性经验”：散文创作与贾平凹 1

- 一 “散文何求” 1
- 二 “创伤性经验” 7
- 三 “苦闷的象征” 14
- 四 从“风情”“世相”到“灵魂” 19
- 五 “成熟”与“空缺” 25

第一章 散文的“当代传统”与“散文革命” 31

- 一 散文的“当代传统” 31
- 二 “散文是什么？” 35
- 三 “散文应该表现什么？” 48
- 四 “散文怎么去表现？” 56
- 五 “革命”的“行动” 63

第二章 自然·人生：散文与禅宗 67

- 一 “人生欲”与佛性 67
- 二 “禅月诗魂” 70
- 三 “破缺”与“圆满” 79
- 四 “道被确立之后，德将重新定位” 85

2 贾平凹散文研究

五 “气”韵·“整体感” 90

第三章 “心迹”与“文迹”:散文的乡村情结 97

- 一 “商州”与文学 97
- 二 “乡下人”的自述 103
- 三 “文迹”与“心迹” 107
- 四 “乡下人”的理想 121
- 五 “灯笼·烛·皱纹” 125
- 六 “古典”与“现代” 127

第四章 民俗:散文的文化关怀 131

- 一 文化观照中的民俗表现 131
 - 二 “文化遗迹”:八百里秦川黄土地 138
 - 三 民间艺术·秦腔 145
 - 四 文化关怀的“现代”品格 153
- 附:贾平凹与余秋雨:文化关怀中的缺陷互补 161
- (一)文化忧患 161
 - (二)“精英文化意识” 163
 - (三)“民间文化立场” 170
 - (四)“缺陷互补”背后的沉思 177

第五章 山石:散文的人文取象 180

- 一 “人文取象” 180
- 二 “优柔的月光” 182
- 三 “读山”“藏石” 189
- 四 “山石”的人格心性 195
- 五 “山石”的审美世界 205

- 第六章 卧虎·汉罐:散文的艺术品格 213**
- 一 “卧虎”·“汉罐”·大汉文化→艺术气象 214
 - 二 “自近”而“旨远” 219
 - 三 “时代精神” 225
 - 四 川端康成的启示 230

- 第七章 医案:散文的文体革命 235**
- 一 从“清理门户”说起 235
 - 二 “以‘心’求‘体’” 239
 - 三 “商州初录”:文体冲击(一) 250
 - 四 “说话”:文体冲击(二) 257

- 第八章 寻找语感:散文语言的超越 267**
- 一 在“摹仿”中起步 267
 - 二 “朴”与“拙” 276
 - 三 抒情的淡出 286
 - 四 寻找语感:散文语言觉悟与超越 290

- 附一 九十年代“散文革命”检讨 297**
- 关于散文创作的对话(上)

- 附二 二十年来散文创作的清理 305**
- 关于散文创作的对话(下)

跋 316

导 论

“创伤性经验”：散文创作与贾平凹

一 “散文何求”

贾平凹及其作品已经成为中国“新时期”文坛上最耐人流连琢磨的风景之一。他曾是陕南商洛山中的一块璞玉；出道之初，他并没有过多的奢想，文学于他仅是一种精神与心灵的寄托。生性柔弱的他，并不喜欢热闹，不喜欢声张地做人；然而当他带着山野之人的憨厚与灵秀步入文坛的时候，却招来了世人的瞩目。

他曾说：“世上有流言和留言，——流言凭嘴，留言靠笔”^①；“对我来说，写作是天生就喜欢的事，我喜欢用文字说话而不是用嘴”^②。确实，惯于守静抱朴的贾平凹，其人其文早已成为世纪末中国文坛的一种“现象”，一个富于意义的话题，但这一切的缘来，靠的并不是他那张嘴，而是他手中的那支笔，那支写尽人生世事的纤细之笔。如果并无忌讳地把贾平凹与时下那些大规模地介入现代传媒的“大众名人”相提并论，那么他可说是一个典型的现代都市“大隐”。“作家”的角色意识与身份定位使贾平凹清醒地对那些不断膨胀的现代传媒保持着某种警惕；他恪守着用文字（作品）与自然和社会进行对话的古老法则——一种亘古

① 贾平凹：《说话》，见《坐佛》，太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

② 孙小宁：《“一切都要等待时间”》，《中国文化报》1996年10月25日。

的约定俗成的不成文“行规”。迄今，他已创作了八百多万字的作品；而小说与散文，则又是他二十多年来用得最多的“两套说话体系”。以“量”而论，四十多部散文作品集（这个数字的统计止于2002年12月，包括同一作品的不同版本）虽在贾平凹的整体创作中占的比重并不大（约三分之一弱），但不少读者与论家，却更喜欢、偏爱他这种富于“独语”意味的“自话自说”。

对贾平凹的创作，评论界吃笔比较多的是他的小说。他的小说，仅就长篇而言，从《浮躁》到《废都》再到《高老庄》，大起大落地勾勒出了世纪末中国社会的蜕变流程，蕴含着厚重的社会学分量。如果把贾平凹的小说作品按创作时间的先后次序排列在一起，那么称其小说是20世纪末中国社会的编年史亦不为过。在小说中，贾平凹通过意象世界的构筑，表达着自己对历史与现实、社会与人生的一份态度与看法。然而在这种可以虚构的“讲故事”的文体中，贾平凹作为一个“幕后”的“导演”，我们往往很难看清他的“本来面目”与“真实想法”；在许多时候还得借助他在小说后面那种“讲真话”、“不防破绽”的“后记”或有关的“创作手记”——散文文体的一种形式。即便是这样，我们仍常常把他的小说“读偏了”、“看走眼”——最好的例子就是《废都》。尽管在《废都》发表前后，他为《废都》写下了那么多“我要说的话”，希望读者能读得慢些，再慢些，但许多的读者并不以为然，以致对贾平凹通过“废都”建构起来的意象世界所表达出来的人生觉悟，依然是一知半解甚至完全懵懂，结果得“象”而忘“意”。

但在无须任何遮掩与伪饰的散文作品里，我们却看到了一个“赤裸裸”的贾平凹。在这里，贾平凹真实地表达着自己对天地人文与艺术人生的感受与思考，从“幕后”走到“前台”，直接地讲述着自己的欢乐与痛苦，大喜与大悲；讲述着自己对宇宙自然与历史人生的困惑与觉悟。

如果说贾平凹的小说是 20 世纪末中国社会的编年史，那么，他的散文则可谓是一部真实地记录他自己二十多年来精神历程的心灵史。在这无需任何掩饰的散文里，我们清晰地透视出了贾平凹在小说意象世界里表达的复杂思想情感的“心理底色”。

小说是贾平凹散文“心理底色”的一种映像。小说的“虚”与散文的“实”完整着贾平凹的精神人格，完整着贾平凹的文学世界。把“躲”在小说“幕后”的贾平凹和“站”在散文“前台”的贾平凹对衬在一起，我们看到了一个清晰完整的贾平凹；把小说与散文置放在一起来解读，我们看到了一幅完整的贾平凹文学世界图像。

从这种意义上说，贾平凹这两百多万字的散文作品，是我们进入其五百多万字小说世界的一条重要甬道。

因此，在我看来，对贾平凹的创作而言，作为两种不同的“说话体系”，散文与小说同样重要，缺失任何一者，都不可能对其文学创作有一个完整的理解。

而若从文学史的角度论，我以为贾平凹的散文比小说更具有研究价值。关于这一点，时间将会证明，无需在此多作辩说。

有意思的是，就贾平凹本人来说，散文写作不仅在“量”上不能与小说同日而语，而且在创作的劲头与势头上，亦表现得断断续续，呈现出阶段性和情绪化的特点。作为一个“散文革命家”，贾平凹有自己独特而完整的“散文观”与理论系统，他甚至把散文的创作作为安妥与延续自己精神生命的一种重要方式。但是，当被问到他会不会“全身心投入散文创作中”去时^①，贾平凹却迟疑了。在 1996 年 10 月 25 日的《中国文化报》的“周末茶座”里，贾平凹最后对“茶座”的主持记者说：

① 孙小宁：《“一切都要等待时间”》，《中国文化报》1996 年 10 月 25 日。

我还得作小说。毕竟散文的空间不如小说大，不能承载记录这个时代的重任。

这话是很在理的，但又不免让人感到疑惑。是贾平凹看轻了散文吗？抑或是在散文创作中，贾平凹仅是“为创作而创作”，“为散文而散文”？显然都不是。否则，贾平凹便不会对散文，尤其是中国当代散文作这样全面深入的探讨与沉思，甚至通过创办主编“大散文月刊”《美文》来倡导与实践自己的散文观念与理论，更不会有两百多万字的散文作品了——在“新时期”的“多栖”作家中，像贾平凹这样创作这么大量的散文并产生较大影响的人并不多。

既然如此，那么散文创作对贾平凹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或者，对贾平凹来说，散文创作，除了文学审美的意义之外，是否还有其他意义呢？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贾平凹的散文产生如此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已经远远超越了文学审美的范畴，而对许多读者同样具有着一定的“安妥”意义，一种深层面上的心理感应与共振？

解开以上这“一捆矛盾”的钥匙很多，而所谓“毕竟散文的空间不如小说大，不能承载记录这个时代的重任”这一思想，恰恰便是其中一把。若沿依着通过这把钥匙开脱的“法门”继续往里探寻，对贾平凹的这一思想作进一步的穷极，我们便不难摸索到“问题”的症结所在了。

在中国古代，“散文”与“小说”曾经是两个相互含混而常被“一视同仁”的文体，但贾平凹“散文的空间不如小说大”的说法还是从一个侧面深刻地道破了在“小说”发育日益成熟并最终从“散文”中剥离出来后“散文”与“小说”作为两种不同性质的文体在现代汉语言文学世界中的对立：在表现作家的创作意图方面，在表情达意的方式方法方面，在接受主